

农协—— 巨大的挑战

〔日〕立花隆 著 刘新付 译



农业出版社

3

F331.3

6

3

8038/19

农协——巨大的挑战

[日]立花隆 著

刘新付 译

农业出版社

农协——巨大的挑战

立花隆著

日本《朝日周刊》出版社出版

1980年

农协——巨大的挑战

〔日〕立花隆 著

刘新付 译

农业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内大街130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64千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甘肃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500册

统一书号 4144·499 定价 1.35元

译 者 的 话

本书系根据日本《朝日周刊》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单行本译出的。全文曾于1979年10月15日至1980年2月29日在该刊连载过。作者立花隆，农学博士，花费了4个月时间对日本农民的生产组织——农民协会作了实地考察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，写成此书。书中，作者详细介绍了各类典型农协的情况，以及农协的各种组织，如经济联合会、信用联合会、互助联合会、全国农协联合会、全国农协中央会等的活动情况，以及它们的活动对日本农业、畜牧业、奶酪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，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农民、农协组织，以至整个农业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原书使用了昭和纪年，由于不便换算，在翻译过程中保持了原样，没有改动，特在这里加以说明，书中不再一一加注。

在翻译过程中，译者对部分章节中的部分内容作了删节。由于水平有限，译文中不妥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张士居、陈光成等同志为翻译本书给了大力协助，在此谨表谢意。

1981年12月

前 言

农协，给人们留下了种种不良印象：日本首屈一指的高压集团；世界上哄抬大米和牛肉价格，使国民蒙受沉重负担的元凶；靠土地大发横财、拒不放弃土地，使土地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；几乎不纳税然而靠补助金和奖金日益壮大，使粮食经营赤字直线上升，导致财政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，等等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问一问农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，那大概没有什么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。象农协这样广为世人所知而具体情况又不被人了解的组织，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。

由于农协这个组织过于复杂和特殊，局外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了解的。本人在前住采访之前，曾花费了3个月时间学习有关材料；其后用了4个月时间，从北海道到九州，身临农协现场进行采访，才好不容易对农协有了切实的了解。

农协同垄断组织一样，把日本的农民完全组织在自己周围，它具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。然而，它目前正在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，开始急剧地改变方向。

农协向何处去？日本农业将因此发生什么变化？粮食问题如何解决？要弄清这些问题，首先必须了解日本农业和农协的现状。

立花隆

目 录

译者的话

前言

- 一、北海道士幌农协——由穷乡僻壤变成日本首屈一指的富裕之乡…………… 1
- 二、东京“地主农协”——凭借“水电煤气设备完善”的农用地大赚其钱……………12
- 三、鸟取东伯农协——发扬企业家精神，发展多种经营……………22
- 四、庄内余目农协——集体化失败，产生新型“地主制度”……………33
- 五、广岛—北海道：奇怪的减少水稻栽培面积政策……………43
- 六、静冈县三日农协——用电子计算机管理生产，靠农业安身立命……………53
- 七、牛肉价格昂贵，消费者和生产者齐皱眉头……………63
- 八、牛肉价格昂贵的真正元凶……………73
- 九、低效率高收益的日本农民——日美农业对比……………81
- 十、“断油”——饥荒，日本农业的危机……………94
- 十一、农协迫使巨大的肥料、农药厂商降低价格的“铁腕”……………108
- 十二、运用最新科学技术的“蔬菜王国”——长野县

| | |
|--|-----|
| 经济联合会 | 120 |
| 十三、日本最大的“保险公司”——全国互助 联合会 | 132 |
| 十四、深受贪污之害的信乐农协与滋贺信用 联合会 | 144 |
| 十五、黑市大米，群魔夜行 | 156 |
| 十六、用一万亿日元血税维持的饥荒时代的 遗物——粮食管理法 | 166 |
| 十七、收入超过稻农的酪农 | 179 |
| 十八、弄虚作假成风的牛肉市场 | 189 |
| 十九、农民对自由民主党的农业政策表示绝望 | 201 |
| 二十、农协的政治活动处于十字路口 | 211 |
| 二十一、没有中枢神经的恐龙，争取产业情报化的 八十年代 | 220 |

一、北海道士幌农协——由穷乡僻壤 变成日本首屈一指的富裕之乡

我从带广乘上通往士幌的火车，一小时后便到了士幌车站。站前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：这里连一家商店也没有，土路通往远方，没有出租汽车。我只好扛着沉重的行李，步履艰难地行走，一种后悔的念头油然而生。我感到我走进了一个土气十足的农村，不敢相信这种地方会有日本最富裕的农协。但两个小时以后，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。

在向导的带领下，我首先看到车站附近一块方圆3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，工厂和仓库鳞次栉比。乘车行了大约两公里，我又看见在一块方圆5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，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工厂和仓库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士幌农协的财富，一方面集中在这两个工厂群里，另一方面分布在一望无际的耕地之中。

农民平均每户储蓄2,200万日元^①

我们乘车在连绵的土地上疾驰。土地分成3—5公顷一块，地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这样一块土地，与内地3—10户农民占地总量相当，而在这里，一户就拥有5—10块。

^① 按当时汇率计算，10,000日元约合38.46美元。——译者注

在全町26,000公顷的土地上，只分布着578户农民。这样小的一个经营单位，是怎样成为被称作日本首屈一指的富裕之乡的呢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农协的富裕情况吧！

士幌町的农民，平均每户拥有耕地21公顷（全国平均每户为1.1公顷），农业毛收入平均每户为1,900万日元（全国平均每户为210万日元），在毛收入中，纯收入平均约占一半，因此，许多农户的纯收入都在1,000万日元左右。实际上，如果具有经济头脑，一年可获得高达2,000—3,000万日元的收入。

农协储蓄平均每户为2,200万日元（全国平均每户不到300万日元）。此外，大部分农民都拥有1,000万日元左右的大型农机等装备。

这里不仅农民家庭富裕，农协也很富裕。农协拥有马铃薯联合工厂。士幌地区的旱田作物主要是马铃薯，马铃薯的年产量为9,000万吨，销售额达23亿日元。

600亿日元的机械设备大部分靠补助金购买

大部分马铃薯送进以东方规模最大而引为自豪的淀粉工厂，加工成淀粉，作为水产制品的辅助原料。其余的马铃薯拿到市场上去销售，或加工成食品。他们也把马铃薯卖给加工业者。不过农协自己也有加工工厂，直接把马铃薯加工成食品。士幌农协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淀粉制造业者，也是日本为数不多的马铃薯食品加工业者。

士幌农协拥有日产马铃薯片60吨的加工工厂和日产70吨的油炸马铃薯片工厂。这两座工厂，只机器一项就价值20亿日元，这些机器是全自控装置，都是从美国进口的。

在食品工厂附近，建立了控制发芽和防止腐烂的钴⁶⁰照射中心。这个中心设有使用30万居里钴射线源（价值1亿日元）的全自控装置，具有每月处理1万吨马铃薯的能力。这项设备投资花了4亿日元。

马铃薯联合工厂的入口处，设有接受装置，容纳1.5吨的大型钢制集装箱接连不断地把马铃薯从田里运到这里，原封不动地进入传送带，被输送到自动选分工厂。自动选分工厂按规格和用途对马铃薯加以选择分类，然后送进低温贮藏库。

接受装置每台价值1亿日元，钢制集装箱3万个，每个3万日元，价值9亿日元，每天可处理240吨马铃薯的选分设备，价值4亿日元，林立厂内的每座面积达36,000平方米、里面能跑开汽车的大型贮藏库，每座造价2亿日元，在靠近消费地的埼玉县熊谷也设有这种贮藏库，共17座，仅这座食品联合工厂，投资就达100亿日元之多。

士幌农协还有其它许多工厂和设施，如小麦烘干工厂、甜菜处理中心；在大阪有1万平方米的冷库，在钏路有1万平方米的仓库，在苫小牧有3万平方米的仓库，等等。此外，在白老还有数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疗养之用。

士幌农协还直接经营一处面积达1,000公顷的牧场，放牧着1,200头牛。还有12个800头规模的肉牛育肥中心，每个中心建筑耗资1亿日元。此外，还有10个奶酪厂，每个奶酪厂耗资8,000万日元。

由农民自己保管、集体利用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也很多，价值约12—13亿日元。

如此众多的资产，在账目上只上了80亿元。实际上，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是靠国家的补助取得的。

农林水产省被称作乱发补助金的机关，在它的预算中，

补助金占60%，每年以各种名义发放的农业补助金近20,000亿日元。在接受补助金方面，士幌也不例外，马铃薯片加工工厂就是依靠“农业设施等综合整顿事业”补助金修建的。其余的集体所有设施，也都是作为国家的某项事业的一部分设立的，而且大部分设施的修建费，有一半是国家补助的。

这些补助金在账目上以“固定资产损耗”的名义被扣去。所以，尽管账目上固定资产是80亿日元，但取得这些资产时的金额，少说是300亿日元，按目前的价格说，至少为600亿日元。农协的资产，平均每户为1亿日元，而这1亿日元是每个会员平均出资4万日元创造的，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。

二十年前是穷乡僻壤

士幌农协利用上述工厂群和其他各种设施，每年取得差不多150亿日元的事业收入，但是营业利润只有8,000万日元，利润率并不算高。这是因为，原来的利润在经营的过程中被提出分给了协会会员。比如，信用事业（银行）提高储蓄利息，降低贷款利息；对于养老金储蓄，以奖金的形式，付给10%的利息；食品工厂尽量提高从农民手里收购的马铃薯价格；农机管理部门在农民付清账目上标定的农机价钱后，就把农机无偿地送给农民，等等。

这就是企业经营与农协经营的根本区别。

不过，如此富裕的农民和农协，在20年前，从全国的水平看，却是相当贫穷的。1960年，这里约有1,000户农民，而毛收入只有74,000万日元（现在是100亿日元）；每户平均为74万日元，纯收入是37万日元。那时，农民每户平均实收

入为45万日元，而靠月薪生活的家庭为59万日元。

据这里的服部留男说：“那时只有在春节和盂兰盆节时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，平常吃的是稗米饭、玉米窝窝头和面食。一日三餐大米饭，是1965年以后的事。

“那时村里最好的房子，也不比现在最坏的房子强。坐在屋子里望青天的人家很多；冬天屋里飘雪花，滴水成冰。

“现在，包括自卸汽车在内，家里共有3台载重汽车，还有拖拉机，一切都靠机械。夏有暑假，冬有寒假，干半年活，就够全年生活。”

收买和开垦农地，扩大耕种规模

农民生活提高到这种程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说来是机械化和耕种面积的扩大。

在1960年，每户平均耕种面积为8公顷。当时从事的是马耕农业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。

以种植马铃薯为例，过去，背着25公斤的马铃薯种籽，人工播种，然后用犁盖土，一天只能种10公亩^①地。而现在，用拖拉机牵引播种机，一天可以种2公顷。收获马铃薯，用铁锨一天只能收8公亩，用犁一天可收15公亩，而现在使用食用马铃薯采收机，一天可收80公亩，使用淀粉用马铃薯采收机，一天可收150公亩。

收割小麦的差距更大。用手割，一人一天只能割20公亩，现在使用联合收割机，一小时就可以收割1公顷。过去，小麦割倒后，必须等自然干燥后，由各家各户脱粒。而现在，联合收割机把脱粒后的小麦装上自卸汽车，运入农协工厂，

^① 1公亩为100平方米。——译者注

以后由农协一手负责处理。

进入昭和三十年代后半期，拖拉机才开始进入北海道，到昭和四十年代中期，各种作物就都实现了机械化流水作业。随之而来的是，可耕面积迅速扩大了。

就在机械化逐步扩大耕种面积的同时，弃农倾向也越发严重了。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，有大约30%的农民离开了农村。在生产高速发展时期，放弃农业转到其他行业去的人很多。留下来的人便把他们的土地买过来，扩大了自己的耕种规模。

农协在使这个过程顺利演变方面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农协和町的农业委员会（这是一个地区行政组织，对农地的转移拥有决定权）密切配合，在不扩大经营规模的差距的原则下，对土地作了重新分配，并积极地向没有资金购买土地的人提供贷款。

1960年时，每10公亩农地的价格是1万日元，到1970年前后，上涨到了5万日元。尽管如此，只要农协提供长期贷款，那么，只依靠农业收入就完全可以偿还购买土地所花的款项。这一点与内地截然不同。全国旱田的平均价格，以10公亩为例，1960年为13万日元，1970年为91万日元；城市近郊1960年为34万日元，1970年为742万日元。这种情况说明，在城市郊区，即使购入农地，扩大经营规模，如果单靠农业收入，连贷款利息都还不清。

现在，士幌的农用地价格每10公亩仍保持在20万到30万日元的水平上。而目前全国平均价格为320万日元，关东地方为720万日元，城市近郊区为2,800万日元，东京近郊区为7,500万日元，即使取得无息贷款，也得几百年才能还清。

士幌农协不仅从离开农村的人的手里获得土地，而且还

积极地开垦农地。他们开垦了2,800公顷农地,每户平均耕种面积扩大了20多公顷。

在扩大耕种规模的过程中,农机具比土地更需要资金。士幌从事旱田耕作的农民,逐年轮换栽培马铃薯、甜菜、小麦和豆类。农机因作物不同而异,因此,需要的农机种类很多。

以耕种30公顷农地的山村一介为例,他购置了下列农机具:

拖拉机两台(分别为320万日元和260万日元),与拖拉机配套的作业机械有犁(20万日元)、耙(30万日元)、碎土机(40万日元)和播种机。在播种机中,马铃薯播种机为30万日元,豆类播种机为25万日元,甜菜播种机为30万日元,小麦播种机为30万日元。此外,还有甜菜移植机为80万日元,中耕机为25万日元,用于消灭病虫害的喷雾器为100万日元,石灰喷洒器为15万日元。

上述机械是个人配备的,两、三户共同使用的机械有马铃薯采收机(价值700万日元)、甜菜采收机(130万日元)、豆类收割机(100万日元)和豆类脱粒机(100万日元)。20户以上共同使用的机械有联合收割机(2,000万日元)和旱田除石机(400万日元)。

共同使用的农机归农协所有,由农民管理。也有的人把农机具全部托付给农协管理。即使在个人收入有了相当大的增加的今天,全町50—60%的农机仍属农协所有。

农协拥有这么多农机,也是因为国家给予了补助金。比如,拖拉机是用为“实现第一、第二次改革农业结构事业”而拨给的补助金购买的,联合收割机是用为“实现发展小麦生产对策事业”而拨给的补助金购买的,甜菜生产所使用的农机,是用为“实现食糖资源生产对策事业”而拨给的补助

金购买的，豆类生产所使用的农机，是用为“实现发展大豆生产对策事业”而拨给的补助金购买的。

农机的管理费，是根据扣除补助金（占50%）部分、在7年内可以付清的原则确定的。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。

自办工厂防止加工业者的盘剥

日本农业生产成本高昂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在于农机具费用过高（在生产费用中，农机具费用所占的比例，水稻生产为24%，小麦生产为19%）。然而，士幌农民的农机具费却低得多，这导致了收入的增加。

不过，只是扩大生产规模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生产的农作物不能以满意的价格销售，那么，不管如何扩大生产规模，农民也富不起来。这个问题，也是以农协为中心获得解决的。

士幌农民很早以前就打进了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部门，把被农业以外的资本取得的利润控制在自己手里，从而获得发展。士幌这样作的历史已经很久，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。

那时，士幌每年生产5万袋（每袋60公斤）马铃薯，作为生产淀粉的原料出售。町里有中小淀粉厂12家，农民把马铃薯卖给他们。

据农协专务安村志郎说，当时淀粉是国家统购物资，价格是固定的，所以，马铃薯的价格由多少袋马铃薯出一袋淀粉（45公斤）而定，也是固定的。农民方面认为6—7袋马铃薯可以出1袋淀粉，而工厂方面提出10袋马铃薯才能出1袋淀粉。农民每年都要同淀粉厂谈判，最后勉强以8—9袋

马铃薯出1袋淀粉确定了马铃薯价格。农民方面一筹莫展，而淀粉工厂却从中大得其利。

当时任农业会专务的太田宽一基于上述情况，决心搞一个淀粉工厂。恰巧，当时有一个淀粉厂老板因违反统购法而被逮捕入狱，于是，太田出45万日元，把淀粉厂收买过来，他本人任厂长。

工厂是买过来了，但他们一没知识，二没技术，无法上马。因此，不分昼夜地研究，反复摸索，最后终于把机器开动起来。

使他们吃惊的是，4万袋马铃薯竟生产了1万袋淀粉，即4袋马铃薯就能生产1袋淀粉。原来工厂勉强以8袋马铃薯出1袋淀粉的比例，确定马铃薯价格，净赚一半。同时，他们还发现原来的淀粉厂也欺骗政府，加工4万袋马铃薯，只向政府交售8,000袋淀粉，剩下的2,000袋私销，可赚200万日元。

由于淀粉工厂利润高，因此，太田提高了马铃薯的购入价格。其它工厂每袋马铃薯只给300日元，而太田给380日元。于是，农民都不把马铃薯卖给其它工厂。这使得其它11家工厂很快就倒闭了。农协把倒闭的淀粉厂逐一收买过来，扩大了生产规模。农民由于马铃薯的销售有利可图而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，马铃薯产量从5万袋一举增加到了30万袋。

随着淀粉生产规模的扩大，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：比起在技术原始的小型工厂中分散生产，岂不是在现代化流水作业的大型工厂中集中生产更为有利吗？

当时，建设一座一般规模的工厂，只需500万日元。但是，他们放弃了建设小型工厂的作法，投资1.2亿日元，从德国进口4台每台价值400万日元的离心分离机，建设了一座具

有10倍于从前规模工厂能力的、完全机械化的工厂。结果是，劳动力只需要原来的二分之一，燃料费只需要原来的十分之一，而产量却提高了10倍，生产成本有了惊人的降低。另外，淀粉的回收率和产品的质量都提高了，每袋淀粉的毛利提高了4倍，取得了重大成功。

这座工厂就是现在仍在运转的东方最大的淀粉工厂。

农民学习经商，打入销售领域

这样，农民就取得了以前被加工业者夺去的加工利润。但是，他们还不了解销售业者是何等顽固。

据安村专务说，高质量的淀粉本想卖好价钱，然而却卖不出去。那时淀粉全部包给全国销售联合会销售。淀粉商因淀粉过白而怀疑里面掺了假，因此拒绝购买。后来，静冈县的东海淀粉公司提出，如果给予它在静冈以东地区独家出售淀粉的权利，它就以每袋（45公斤）多出20日元的价格收购。于是，双方高兴地签署了合同。

此后不久，小田原地方的杉山商店提出，它愿意以每袋多付100日元的价格收购。实际上，东海淀粉公司以高于淀粉原价200日元的价格出售，而且十分畅销。同时，东海淀粉公司还把土幌的淀粉同质量不好的淀粉搭配起来卖。

说起来，加入土幌淀粉的多少，决定着鱼糕的颜色，而鱼糕的颜色，又决定着鱼糕的价格，因此，鱼糕业者竞相购买土幌淀粉。这个消息使土幌农协感到愤怒，但又对东海淀粉公司贪得无厌的经商精神却表示钦佩，愿意向它学习。

通过淀粉工厂，土幌农民认识到了不打入食品加工和销售领域，利润就只能被农外资本获取。这导致了现在的农产